

两个人的除夕晚会

□ 韩光

由于大雪封山,我和老兵刘成被困在山上的哨所已经整整三天了。本来除夕这天连队会派人来替换我们的,可谁知除夕这天早晨又下起了鹅毛般的大雪,直到下午一时才鸣金收兵。

望着无边无际的皑皑白雪,刘成脸上的表情严肃得跟冰似得:“这场雪下过之后,接替咱俩的人根本无法上山,看来除夕咱俩得在这里过了!”尽管我知道哨所离营区足足有三十公里,但心里还尚存着一丝侥幸的希望:“现在雪不停住了嘛,说不定他们能有别的办法解决无法上山的问题呢。”

刘成不以为然地看了我一眼:“别净想美事了,现在莫说人了,就连鸟也飞不上来。”他的话将我那渺茫的希望之火给熄灭了。我扑通一声坐在了床铺上,这雪下得太不是时候了。

“最艰苦的地方总有着战士的刚强,勇士的肩头肩负着多少人心头的崇拜……”这时刘成哼唱起了《热血颂》。唱完他又自言自语地说:“大雪封山,不能回到连里过年看似是件坏事,但我觉得却是好事呢。这是老天对我的厚爱,别人想有这样磨炼意志的机会说不定还没有呢,如果不珍惜那才是傻瓜呢……”我知道,刘成这是说给我听的。起初听得不入耳,但细想想还很有滋味,与其怨天尤人,不如迎接挑战。

这时,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刘成看了我一眼说:“准是连里打来的。”我急切地告诉刘成:“快跟首长说,我们能坚守到底的。”

电话是连长打来的,他在电话里十分无奈地说:“雪太大了,没办法替换你们,你们再辛苦……”

“请连首长和战友们放心,我们绝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一定坚守好‘阵地’。”我和刘成异口同声地说。

“我代表全连官兵感谢你们,向你们致以崇高的节日问候!”连长的最后这句话说得我热血沸腾。说完电话,我和刘成各自拿着扫帚、扛着锹,去打扫卫生。三个小时后将哨所的四周打扫得干干净净,特别是用切得棱角分明的“雪砖”,在哨所门前砌了“长城”,看着格外气派。

“卫生收拾好了,咱们俩也该痛痛快快地洗个澡了。”

“咱这里能洗上澡,简直是天方夜谭啊!”我虽然没有说话,但我相信从我满眼的问号里,刘成会读出我想表达的意思。

“我说能洗上就能洗上,不过在洗澡之前,咱俩得先热热身!”说完,刘成沿着哨所周围率先跑了起来。

尽管我不知道刘成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但我知道刘成是不会跟我这个列兵开玩笑的。于是,我也跟着他肩并肩地跑了起来。

“热身收到了想要的结果,预热结束!”当我俩的鬓角都跑出了汗时,刘成说:“接下来咱俩该洗澡了!”

说着,刘成便回屋里拿出了洗脸盆,见我还愣着,便说:“你还站着干什么,也去拿洗脸盆来装‘开水’呀。”

“开水?哪来的开水?”刘成的话又说得我一头雾水,不过,我知道谜底将很快揭开,于是心甘情愿地听他指挥了。

“雪浴?”当看见刘成往洗脸盆里捧着洁白的积雪时,我恍然大悟。

山上的雪和山下的雪不一样。山上的雪粗糙得跟砂砾似的,拿它用力地搓身子,皮肤被硌得麻酥酥的,不过,等搓上一阵子适应了,那个舒服劲就甭提了……

当我换上干净的军装时,刘成眼睛亮亮地说:“你好像一下子成熟了不少。”我看着他穿上一身干净的军装也兴奋地说:“你显得年轻了许多!”

“咱俩开个除夕晚会吧?”晚饭后,当我坐在床上闭目养神时,刘成捅捅我,看着我惊讶的表情,他不以为然地说:“咱俩完全能唱一台戏,瞧好吧!”

刘成让我把点燃的三支蜡烛地放在了“长城”垛口上,他则从屋里往外搬“乐器”,他拿一个小书箱称为“鼓”,用两个擀面杖敲敲,确实是咚咚地山响,一个铝盆被当成了“锣”,用木棍打打也打出了锣的韵味来,两个铝碗被当作了“镲子”,两个“镲子”轻轻地碰在一起也很响亮……一会儿的工夫,刘成便准备好七八样“乐器”。

“现在,咱所除夕晚会正式开始。第一个节目,请听歌曲《骏马奔驰保边疆》,表演者刘成,伴奏韩光。”我和刘成两个人的除夕晚会,在“长城”边上拉开了序幕。听着刘成一本正经地报幕,我差点乐岔了气儿。

刘成的表情却很神圣,那个投入劲儿,仿佛台下真有上百人在观看我们演出似的。我也全神贯注起来,叮叮当当地用“乐器”伴奏。第二个节目,是我表演的诗朗诵《甘蔗林——青纱帐》……就这样,刘成和我轮流登台表演。足足过去了两个小时,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对刘成说:“咱们给连队表演个节目,如何?”

“好啊!”刘成笑逐颜开。

于是,我俩对着电话的话筒粗门大嗓地唱起了歌曲《我为伟大祖国站岗》。唱完后,电话的那一端却静得出奇,我正忐忑间,突然传出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听着这掌声,我和刘成的眼睛都潮湿了……又过了半个小时,我俩的哨所除夕晚会才结束。

正月初五的下午,连里的战友终于来到哨所替换了我们了。我和刘成回到连队时受到了最高规格的礼遇——全连战友敲锣打鼓夹道欢迎。

这事一晃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可这台特殊的两个人除夕晚会,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成为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大红春联里的故乡

□ 匡芳

年前的周末,在年味渐浓的集市上闲逛,看到街上多了很多卖春联和各式“福”字装饰的摊位,一个个摊位前,围满了趁周末来选购年货的人们,那一刻,我看着集市上一长排摆放着的各式春联,脑海里便浮现出若干年前父亲写春联的一幕幕情景。

在我小的时候,村里称得上有文化的人不多,会写毛笔字的人就更少了,识文断字、喜爱看书且写得一手好字的父亲,便算得上是“字匠”了。平日里,谁家有分家立户的,买卖房屋的都少不了请他去给打个合同,立个字据,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也都会请父亲去书写对联,父亲昔时在村里很受父老乡亲的喜爱和尊重。每到年关,父亲更是成为村里的“香饽饽”,差不多大半个村的乡亲们,都会送过来一卷卷红纸,让他帮忙写对联。

写对联在我们那地方称为“写对子”,每年到了腊月二十五六,父亲就要开始忙乎写对子了。按父亲的说法,写对子首要是一个“诚”字,所以,每一年,他都要用自己的手和心将那些饱含吉祥和平安等美好愿望的汉字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写下来,祈求获得上天赐下的福祉,希望得到老天的庇护,这可能是来自父亲心底里很朴素的愿望。

在我脑海里深深刻画着这样的场景:冬阳下,父亲把平时专门用于写字看报的小方桌搬到小院中,仔细擦拭干净后,又把精心摆放储存的毛笔拿出来洗了又洗,把久未使用的砚台揩了又揩,最后,他又将从供销社里买来的和各家送过来的红纸,按照心里的盘算,折叠出五言、七言或者十一言内容的暗格,如果预计的对联字数比较多,还要熬点糨糊,以便把两条红纸连接成一个长条,这样写春联的纸才够长。

写过的对子时,父亲的笔下流出来的,只有楷体。楷体与篆隶比起来,更符合中国人审美;和行草比起来,更为端方规整。父亲常说,春联是要礼天法地的,它折射出的是对天地的敬和畏。书写春联时,天地在上,父亲在下,而我始终陪伴在旁。父亲的毛笔尖舔饱墨汁,挥手运腕,在父亲躬身蘸墨书写的时候,我就用双手把红条纸的前段接过,父亲每写完一个字,我就向前拉一点儿。天很冷,我的手都快要冻僵了,但墨香淡淡地散开,节日的喜庆也蔓延开来。

写好的对子要待墨汁晾干后才能卷起来。所以在父亲忙于写对子的那几天,家里小院的地面上、阳台上,到处都是大红的对联。有时外屋放不下,连几个房间也都犹如摆了摊。

在此之前,按照父亲的吩咐,我已经把家里里外扫净。父亲每写完一张纸,就将毛笔斜放于砚台上,双手平托着春联,郑重地交到我的手上。那一幅幅字从父亲的双手抵达我的双手,我如托起一种圣洁的使命,小心翼翼地,我把它们托到小院地面上,将条幅平直放下,用小石块压住四角,防止风吹。红纸之上,阳光之下,墨汁淋漓,余墨未干,这一副副对联,接受着阳光和风的洗礼,接受着天地的照拂,父亲的目光透过窗棂温和地看着它们,我想,他的心里,该是想着,愿上天将那些浸染在横提竖折、勾点撇捺里的希冀和祝福,在来年变成现实……

我尤其喜欢看父亲书写四字斗方,比如“出门见喜”“五福临门”“阖家欢乐”“六畜兴旺”“满院春光”,还有一个个斗大的红彤彤的“福”字,在父亲笔走龙蛇间,一笔一画里都是庄重的膜拜,面对他用汉字与天地产生联系的信仰,他格外虔诚。写完自家的一整套春联,父亲便开始逐户为别家书写,连斗方和福字都要一一配对地写好。

父亲还会经常给我讲对联的知识,告诉我对联讲究平仄相对,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比如天对地、雨对风、大地对长空,上联最后一个字为仄声,如“春回大地千山



笑”,下联的最后一个字则为平声,如“福满人间万民欢”,在贴对联时,人面朝门,则右手为上,左手为下。陪伴父亲写对联的那些年,我对文字和语言产生了最初的兴趣,从中领悟到了一些春联书写的小窍门,感受到了中国古文化的雅趣。

每一年,父亲将有托付的人家的春联都写好晾干后,就让我收起来卷个圆筒写上名字扎好,有的是等人家来拿,有时则让我一家家送。户数多了,父亲要连写几个半天,虽然辛苦但父亲每年都是乐此不疲的。

贴春联一般是除夕的中午过后,母亲用白面打好糨糊装在盆里,父亲就带着我和弟弟一起贴对联。父亲在春联背面刷满糨糊,我两手撑着春联贴在门框上,用手压紧捋顺平整,贴斗方要站在凳子上一尖朝上,然后是在门心贴福字。贴好之后,满眼喜气,家里家外焕然一新,年味仿佛一下子浓了起来。

春联既有传统文化的血脉,又蕴含着时代的精气神。一副春联,讲究的是一句一调的平仄对仗,抒写的是辞旧迎新、祈祥

纳福的美好心愿,展示的是书法艺术之美。小时候的记忆里,盼望过年图的是喜庆,一对寓意吉祥的大红春联门上贴,一双大红灯笼高高挂,再鸣放一串爆竹,家人灯下围坐,美滋滋地吃上一顿象征团圆的年夜饭,享受春节联欢晚会的文化盛宴,这便是守岁望春的辞旧迎新,天增岁月人增寿的年俗之乐。

山上的树木一青一黄,光阴辗转、四季轮回。不知不觉中,多少年过去了,现在离开家乡三十余年,但我时常想起在乡下写对联的那段美好时光。每年的年根,我都会回老家上坟,看到农村过年的对联也大都不用手写了,人们都是在街上买回一叠现成的,字体漂亮,纸质也好,有配图还有金字。而回到城区就更不用说了,各类形式的对联任君挑选、应有尽有,已很少看到手写对联的影子了。印刷体的春联是社会进步和科技给人们带来的新事物和新的审美观,电脑代替毛笔,象征着社会在向前飞速地发展,可面对这新旧交替的“时尚”,我总有几分的叹息和惋惜,也更加怀念中国国粹宝中的“手写春联”!

舞龙灯只是婺源灯彩的一部分,它与傩舞、抬阁、豆腐架一起,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序列。“非遗”有展示、汇演,不断促进父老乡亲的生活激情,丰富着年的色彩。然而,婺源民间还有一样鲜为人知的年俗——迎十八,多是像底片一样储存在我的脑海里,直接连通深邃的时间。

迎十八是婺源民间祈求先祖保人丁、贺太平的一项祭祖大典。究竟,祭祖大典源于何时,没有文字资料可考,民间相传说所祭的先祖为“汪公大帝”,即汪华,史称吴王,越国王。他去世后,各朝各代的追封与民间的膜拜,将其不断神化,婺源乃至徽州建庙以祭,奉为“郡有水旱则祀之,民有疾疹则祀之”的神明。

在段莘、坑头、大畈、溪头等一些乡村,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三至廿三,都要为汪公大帝举行10天的祠祭。十八日是正日,故名“迎十八”。

“段莘十八,全靠猪大。”猪大,是门面的一种标志。在供猪之外,演戏、灯会、祠祭都是迎十八的主要内容。事实上,祭祀用的供猪在头年中秋之后就开始准备了。一到来年正月,要忙着请戏班演戏。通常,戏班从正月十三晚上在祠堂戏台开锣,到廿三送戏班出村,每家每户都要邀请四乡八里的亲朋好友前来观看,其乐融融。颇有意味的是,演出中有两天为“保寿”“保痘”日——“保寿日”即保佑老年人增福添寿,多子多孙,这一天不演杀人生戏;“保痘日”则保佑儿童出水痘顺利,这一天不演花脸戏。正月十五是元宵节,灯会是必不可少的。而祠祭是“迎十八”的重头戏,祭仪及摆设都非常讲究,场面庄严肃穆、隆重热烈。

到了正月廿三,首先要把汪公大帝牌位请回享堂,再安排各房保管贵重的祭品,最后送戏班出村,至此祭祖大典才宣告结束。年复一年,祭祖大典依序而行。

往往民间的年俗活动,都蕴含着崇祖睦族和大地理想。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在时光中穿行,是生活向前的动力。年藏了许多过往,也藏着许多祈愿。按照习俗,我家的门联年年写、年年贴,但联文是多年一致的,那就是:读书人顺境,耕耘者丰年。

乡俗年趣

□ 洪忠佩

腊八之后,年就像封坛的米酒,开始逸出醇香了。年越近,还乡的期盼越急切,情感也就越浓郁。更多人的年,是沉浸和投入到了城乡之间的穿行。

在乡友中,我发现有两位回家过年的方式是独特的:文全兄长年在浙江从事古建营造修复工作,他腊月回乡就把年预热了,选择徒步走一段古道回村,再去走访慰问村中老人;而东华兄则在上海从事职业摄影,他从沪上回乡是为父老乡亲拍摄公益全家福。想来,无论是以怎样的方式,他俩都是想把心和家乡贴得更近。

家乡婺源过年的乡俗里,家家户户忙着送节、拜年、祭祖,都是睦族、敬老、崇祖的老规矩。记得我奶奶在世的时候,过年祭灶王爷是头等大事。在她心目中,灶王爷是“厨房之神”,“上天奏善事,下界保平安”,能够辟邪除灾、迎祥纳福。在我看来,奶奶年复一年祭灶神,是对尘世生活酸甜苦辣的一种回味,还有对大地的感恩吧。

“初一亲,初二邻,初三初四拜丈人。”家乡民谣中说的,是年俗中明确拜年日子的顺序。奶奶不识字,开口闭口都是民间口口相传的谚语,四时八节、十二生肖、二十四节气,都是少年守岁时坐在火炉旁,她一一教会我的。尽管那时日子过得拮据,但奶奶却坚持新年必须从“新”开始,譬如扫尘、剃头、做米糖、穿新衣、杀年猪、发年糕,一样都不能少。后来我才知道,她所谓的“一鸡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马、七八九谷、九麻十栗”,那是正月从初一至初十,分别是家畜、人,还有五谷的生日。

民谚是乡土上生发的语言,而灯彩、傩舞、抬阁、豆腐架,显然是民间迎年祈福的艺术活动了。一旦这些重头戏汇聚一起,即是婺源乡村的“嘉年华”。

俗话说,看灯凑热闹,龙灯兆丰年。想想,父老乡亲以龙灯起舞、锣鼓喧天去迎接新年,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景象,不知温暖照亮了多少回乡的人。

舞龙灯只是婺源灯彩的一部分,它与傩舞、抬阁、豆腐架一起,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序列。“非遗”有展示、汇演,不断促进父老乡亲的生活激情,丰富着年的色彩。然而,婺源民间还有一样鲜为人知的年俗——迎十八,多是像底片一样储存在我的脑海里,直接连通深邃的时间。

迎十八是婺源民间祈求先祖保人丁、贺太平的一项祭祖大典。究竟,祭祖大典源于何时,没有文字资料可考,民间相传说所祭的先祖为“汪公大帝”,即汪华,史称吴王,越国王。他去世后,各朝各代的追封与民间的膜拜,将其不断神化,婺源乃至徽州建庙以祭,奉为“郡有水旱则祀之,民有疾疹则祀之”的神明。

在段莘、坑头、大畈、溪头等一些乡村,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三至廿三,都要为汪公大帝举行10天的祠祭。十八日是正日,故名“迎十八”。

“段莘十八,全靠猪大。”猪大,是门面的一种标志。在供猪之外,演戏、灯会、祠祭都是迎十八的主要内容。事实上,祭祀用的供猪在头年中秋之后就开始准备了。一到来年正月,要忙着请戏班演戏。通常,戏班从正月十三晚上在祠堂戏台开锣,到廿三送戏班出村,每家每户都要邀请四乡八里的亲朋好友前来观看,其乐融融。颇有意味的是,演出中有两天为“保寿”“保痘”日——“保寿日”即保佑老年人增福添寿,多子多孙,这一天不演杀人生戏;“保痘日”则保佑儿童出水痘顺利,这一天不演花脸戏。正月十五是元宵节,灯会是必不可少的。而祠祭是“迎十八”的重头戏,祭仪及摆设都非常讲究,场面庄严肃穆、隆重热烈。

到了正月廿三,首先要把汪公大帝牌位请回享堂,再安排各房保管贵重的祭品,最后送戏班出村,至此祭祖大典才宣告结束。年复一年,祭祖大典依序而行。

往往民间的年俗活动,都蕴含着崇祖睦族和大地理想。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在时光中穿行,是生活向前的动力。年藏了许多过往,也藏着许多祈愿。按照习俗,我家的门联年年写、年年贴,但联文是多年一致的,那就是:读书人顺境,耕耘者丰年。